



玉人来

冯玉奇◎著

[illegibl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玉人来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人来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76 - 0

I. ①玉…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9851 号

点 校: 袁 元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5 字数: 21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一回	海棠虽艳非其匹 软玉在抱犹闻香	1
第二回	恃强忍痛争魁首 未免有情属斯人	19
第三回	酒绿灯红传媚眼 药铛茶灶示灵犀	35
第四回	月到天心秋方半 女开情窦爱初长	53
第五回	一夜微酡颜如玉 连朝瘦损小腰肢	70
第六回	忧心戚戚有如失 娇面盈盈欲说难	88
第七回	有限蝶梦酣未足 无端劳燕惜分飞	106
第八回	旧雨重逢饥渴慰 新欢乍结故交忘	124
第九回	天寒岁暮书初达 灯舵夜闯人未回	140

第 十 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已百年身	160
第十一回	游艇划水心心印 观剧赏音故故猜	179
第十二回	微闻灵台多变幻 骤惊故国起烽烟	195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41

第一回

海棠虽艳非其匹 软玉在抱犹闻香

太阳的光已照遍了整个的大地，青青的草场散布着无数的黑影子，声音显然是这样嘈杂。忽然当当一阵宏亮的上课钟响了，这音韵在空气中流动了后，无数的黑影好像小鸟儿般地停止了跳跃，默默地鱼贯般地向各个自己的教室里走去。太阳依然暖和和地照临着整个的世界，草地上的黑影却消逝了。微风吹拂着软绵毫无自主的柳丝，不住地点头，空气是又归于到原有的沉寂。

在北平黄江女子中学初中部的第三教室里，里面坐着五十多个女学生，有瘦的，有胖的，有美丽的，也有丑陋的，她们的年龄只有在十五六岁之间的居多，所以大家都还带有孩子的成分。虽然时候是已到了上课，但她们还是不肯安宁，有的说话，有的嬉笑，热闹的声音充满了小小的一个教室。

一阵叽咯的革履声，接着同时又发觉教室外的草场上，移过来一个瘦长的影子，学生这才意识到教英文的长条子黄先生来了。这好像是一个警报，不到三秒钟之间，那个教室竟宛然一个人都没有这般地静悄了。

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从教室外走进来的并不是长条子黄先生，却是铁面无私的包文正教务主任周月亭。这把每个学生的小心灵中，都激起了一阵惊讶和恐怖，大家的身子更加挺坐得像一支笔，脸部的表情都有些紧张，连鼻管内呼吸一口气都有些不敢的了。

周月亭是个四十五岁的中年妇人，虽然年龄原没十分老，但是因为她在社会上饱尝了种种的艰难和挫折，把她磨炼得头发掺杂了些白色，瘦黄的脸上浮现了无数的皱纹，在她微笑的时候，是更增加了她慈爱的颜色。周月亭既然是这样慈祥可亲，为什么学生们还要这样地怕她呢？这原是因为她在教育界中有了相当的历史，她具有教育学生的手腕，使她们这班孩子对于自己，存了既可亲又可怕的心理，因此淘气的孩子们在无形中就给她加上了一个铁面无私包文正的头衔。

教授英文的原是长条子黄先生，怎么黄先生不来，却教务主任来了？在五十多个学生们的心中，有了这么一个疑问，大家自然是显现猜疑的样子。就在教务主任一脚踏进教室的时候，同时后面还跟着走进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子，于是一百多只的明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那少年身上去了。

“你们黄先生昨天接到家中电报，说老太太病得危险，所以昨天连夜已回乡去了。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朱秋枫先生，现在代黄先生的职务，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中西才学都非常深渊，确实是你们的一个良师。你们得好好地听从朱先生的话，不可以胡闹，给我争些面子，切不要被朱先生瞧了笑话才好啊。来，你们都站起来，行一个礼……”

周月亭站在讲台上，瞧了学生们脸部的表情似乎有些奇怪，于是微微地笑了一笑，一面告诉着缘由，一面又指着那个少年向大家介绍，同时回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朱秋枫”三个字，似乎是使学生们有了彻底的认识。五十多个学生听了教务主任这一番的话，每人一颗小小的心灵中，这才明白那个朱先生是来给黄先生代庖的。于是大家一齐站了起来，向秋枫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四十五度的标准礼。秋枫见了慌忙亦还了一个礼。因为有一百多只的明眸都向着自己的脸儿扫射，也许是初教授的缘故，尤其是在五十多个女孩子的面前，心头有些儿跳跃，同时他那白净的脸蛋儿上，竟也笼罩了

一层红晕。

“黄先先是我的朋友，本来他好好地教授你们，不料他的妈妈病了，所以叫我来代庖几天。但是我既答应他来了，对于你们自然先要有了一个认识，否则连你们的姓名都不晓得，于教授方面似乎很不便。所以我想照点册上挨次喊一遍，喊到谁，谁就站起来，给我认识一下。”

教务主任月亭完成了她的任务，便含笑自行退了出去。学生们见这位秋枫先生的意态，竟有些儿像女孩子家羞答答的模样，大家一颗芳心不免都感到了有趣和好笑。所以待月亭走出了教室，大家好像轻松了许多，抿着嘴儿都笑了。秋枫瞧了她们这种含有顽皮淘气成分的情景，显然自己是太露出了柔弱的地方，所以她们对于我这位朱先生是并不曾存了畏惧的心理。虽然自己原也不希望要她们怕，但到底也不能给她们看轻了自己。秋枫心中这样一想，于是他立刻摆出洒脱的态度，走到讲台上的案桌旁，手翻了点名册子，向众人这样地说。大家都并不表示什么意思，只管静悄悄地坐着。秋枫这就从第一喊起，直喊到了末煞。当喊到周玉人的时候，秋枫抬头凝眸望去，只见第四排的中间那个座位上站起一个女生。在当时秋枫瞧那下面五十多个的女生，是并不曾注意谁美谁丑，此刻因为是单独站立的缘故，所以眼前顿时一亮，真仿佛是一朵出水芙蓉，又好像是含苞待放的桃花。爱美原是人之天性，不免多瞧了一眼，但是立刻又有一个感觉告诉自己，这实在是做先生不应该的，于是他又很快地低下头去喊那下面的一个人名了。经过几分钟的时间，五十多个人名都叫齐了，秋枫忽又想着了一件事，便向大家问道：

“这儿的级长是哪个？”

“是周玉人……是周玉人……”

大概有半数的学生异口同声地嚷着。秋枫听了“周玉人”三个字，似乎觉得刚才自己也喊到过，不过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时倒忘记了，遂微笑着又问道：

“周玉人是哪一个？请站起来。”

玉人坐在案旁，听这位朱先生又这样说，一颗芳心不免暗想：刚才他明明见过自己，而且还多望了一会儿，怎么此刻又问周玉人是哪个了呢？他的所以这样问，是故意和我开玩笑，叫我多站起一趟，抑是真的忘记了？不过这些也毋庸加以考虑，先生既然这样说，自己也就不得不再站起一次了。

“你就是周玉人，我问你们的英文读本，黄先生给你们已教到第几页了？”

秋枫骤然见站起来那个周玉人就是刚才自己认为美丽的姑娘，心中暗想：瞧她的年纪也并不大，想不到她竟做了全级的级长，这就可想她的品学定在五十多个学生以上了。这就不免细细地又向她打量一会儿。只见她不长不矮的身材儿，虽然还未完全到成年时代，但和她的脸儿相衬，恰巧适中。一头乌黑的美发，并不曾烫成什么水波式和飞机形，不过却拖得很长，披散在肩上，这是更衬托她的脸庞白是白、红是红。两条柳眉并不十分细，却是弯弯地很长，可见小女孩儿家，对于修饰不十分讲究。就是因为她不用人工去修饰，这是愈加显出她天然朴素的美丽。玉人最美的地方，还是在她的眼睛。她的眼睛虽然很大，因为乌圆的眸珠要占到眼白的三分之二，所以不特是没有损她的美，更显得黑白分明，尤其在她眸珠在细长的睫毛里一转时，愈露出聪明灵活的样子。玉人见秋枫这样一阵子呆瞧，心里又要笑又是羞，因此再也忍不住把嘴儿一撇，露齿对他嫣然一笑。就在她这一笑中，秋枫在她玫瑰花儿般的颊上，发现了一个深深的笑窝。虽然她的美是足以使自己有些出神，但态度未免是失了先生的身份，于是他立刻又装作毫不介意地问着英文读本已教到了第几页。

“黄先生给我们教到第三十五页，第三十一课……”

玉人一面点着头，一面轻轻地回答。秋枫把手向下招了招，意思是叫她可以坐下来了。于是翻开课本，开始他教授的工作。

秋枫的读音是非常流利，而且非常标准，对于讲解方面，使学生们都有彻底的明了。所以玉人觉得朱先生和黄先生教授的好坏，到此便有许多差别。因为对朱先生的才学有了十分的钦佩，自然一颗芳心不免也引起了十分的好感。在他念读的时候，把她两只俏眼儿就偷偷地向他窥瞟。觉得朱先生的年龄也不十分大，至多不过在二十四岁以下。因为他的脸蛋儿确实生得很漂亮，一头菲律宾式的乌发，两条秀气的浓眉下，覆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明眸，显出挺英武的神气。不过在英武的神情之中，又带了三分婀娜的意态。其所以令人感到他的可爱处，也就是在这一点。

“诸位，这一课你们可都懂得了没有？不知我这样讲解，你们可满意吗？黄先生是怎样教授的？假使他教授的方法好，你们不妨可以说给我知道，使我可以照他的样子，总得使你们个个明白懂得才好。”

“朱先生的教授方法很好，使我们有彻底的了解……”

秋枫的话还只有问完，就听到一阵柔软清脆的话声，向自己回答，慌忙回眸向那话声的出发点望去，只见那说话的姑娘又是这个周玉人。她那殷红的樱口里露出雪白的牙齿，粉颊上微微地展现了一丝笑意，秋波盈盈地向秋枫脉脉地凝望，这意态是娇憨可爱。秋枫听了她的话，心里自然感到了一阵喜悦，忍不住点头含笑得意地说道：

“那么玉人你就站起来讲读一遍给大家听听。”

玉人听秋枫这样说，遂站起身子，很快地读一遍，又讲一遍。秋枫觉得她的字音不但是咬得准，而且也流利动听，可见这位姑娘不特是天生的丽质，而且还是天赋她的聪明。心里十分喜欢，一面叫她坐下，一面又向大家道：

“你们且自己瞧一遍，有不明白的地方，只管站起来问我好了。不要怕难为情，向先生问是应该的。《论语》中曾记着孔子的话‘不耻下问’，就是我有不懂的事情，也可以问你们知道的人，更何

况你们问我呢？所以你们只管问，如果不问，那不是你们自己放弃权利吗？”

学生们听朱先生这样说，于是都大了胆子，站起来相问。秋枫无不一一地解答，大家自然都感到十分满意。

当当的下课钟敲了，秋枫夹了教科书退了课，慢慢地移着步子，踱进了教务室。只见周月亭和一个初中一的级任先生李若华女士，坐在写字台旁闲谈，见朱秋枫进来，便招呼坐下。月亭微笑道：

“朱先生，这班孩子可有淘气吗？”

“不曾淘气，倒是很安分，想来都是周先生和李先生等平日培养得好。”

秋枫听月亭这样说，便微微地笑了笑回答。若华哧地一笑，瞅他一眼，插嘴说道：

“这也不见得，大概朱先生教授得好，同时人缘好，所以学生们都会听从你的话，而对你发生了好感哩。”

李若华是个二十八岁的女子，自从高级师范毕了业后，就在黄江女子中学的附属小学里做教员，到现在已有七年光景，在教育界有了相当历史，当然亦有了相当的经验，所以近两年来，她便担任了初中部的教授。若华虽然生得不是国色天香，但是也有一种妩媚的风韵。因为她生着七八分的姿色，而且又是一个高级师范生，因此态度自难免骄傲，眼界也是很高，低的人儿瞧不入眼，高的人儿又想不到手。一年复一年，春花秋月，等闲虚度，蹉跎光阴，直到年纪将近三十岁了，却还是光身的一个人儿。因此若华感到以前的思想是错误的，现在虽然觉悟了，但是要想再配一个二十左右的夫婿，自然是不可能了。因为生理上的变态，需要异性的慰藉，所以把李若华小姐改变了一个会说会笑的情性了。她见校中新来了一个教授朱秋枫，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真是一个挺俊美的少年。心里虽然是存了一种妄想，至于能不能达到目的，她也管不得许多，只要能够和他表示亲热一些儿，似乎心里也会得到一种很深的安慰。

年龄较大处女的苦闷，真也可谓是可怜了。

“哪里哪里，她们也没有听从我的什么话，原是生成的优良儿童哩。”

秋枫见若华斜乜着秋波，向自己脉脉地瞟着，同时掀着嘴儿，还哧哧地笑，这就觉得她说的“人缘好，听你话，发生好感哩”这句话中和那笑的意态，至少是含有些神秘的意思。因为这一班的学生都是年轻的姑娘，而自己又是一个年轻的男子，那么她的意思，并非没有作用在内的。一时也不免红晕了脸，连忙急急地解释。月亭见朱先生嫩面得很，显然是个很老实的少年，忍不住也感到有趣，便笑道：

“幸亏她们安静些，朱先生才觉得不讨厌，否则，恐怕你也要不愿干了。”

“初做教员的，就怕教授得不得法，不能合学生的心理，就感到非常吃力，而且也不讨好。所以我就怕这一点，希望两位还得随时指教我，那我就很感激的了。”

若华听秋枫这样说，便摇着手儿，“喔哟”一声，瞟他一眼，笑道：

“朱先生这话可实在太客气了，你要周先生指教，那倒还说得过去。至于我，谁都知道是个饭桶，只有向你讨教讨教才是哩……”

若华说到“饭桶”时，她抿着嘴儿，弯了腰已是笑了起来。秋枫见她挺会说话，而且神情也挺有趣，这就忍不住也笑了。月亭道：

“大家彼此已做了同事，就不用谦虚。一个是大学高才生，而且对于文学素有心得，社会上早已闻名久了。一个是高级师范生，原是个学校中良师，那还有什么客套的吗？”

“朱先生，说起那《华北日报》，那一篇社论实在做得透彻，我是差不多天天都看的，可见朱先生不但文学好，而且对于国际形势以及社会时事，都有透底的了解，真令人佩服哩！”

“李小姐，你别说下去了吧，再说我可站不下去了，那不是叫我

太难为情了吗？这《华北日报》原是高我两班毕业的同学创办的，因为他们向我要稿件，我推却不得，只好胡乱诌几句，总算还债了事，哪里说得上别的呢？”

原来较秋枫早两届毕业的同学，在当地办了一份日报，对于稿件，都是同学帮忙，秋枫也在其内的。后来那日报一纸风行，博得社会人士欢迎，所以销路颇好，收入亦很可观。推其原因，大半是因为秋枫的文章使人同情。所以《华北日报》主办者，颇欲请秋枫做主笔，情愿每月致薪三百元。秋枫因为若担任了，身子不免受了束缚，所以并没答应，只应承每日作社论一篇，对于薪水倒不计较。彼此原属尽义务性质，主办者心里过意不去，况且报馆里经济充足，所以每月送秋枫一百五十元钱。其时秋枫还未毕业，今年暑期秋枫才从清华毕业出来，不料三个月后，他的朋友黄其俊就恳请他去代庖。秋枫是重情面的人，自然是只好答应下来了。

且说秋枫听若华这样夸奖，心里虽然很得意，但究竟答应不下去，便慌忙摇头谦虚着。若华笑盈盈地瞟他一眼，意欲再说什么，忽见从教室外走进一个女孩子来，笑嘻嘻地依到月亭的身边，她那秋波却脉脉地向秋枫凝望。若华见了，伸手拉过了她，指着秋枫笑道：

“这妮子瞧得多有趣，你不认得他，我就给你介绍，他就是朱秋枫先生，快上前行个礼。”

“李先生，你不用给我介绍，朱先生我早认识了，刚才不是在我们一班里教英文吗？”

那女孩听若华要她向秋枫行礼，大概多半是因为怕羞的缘故，所以依在若华怀里不肯过去，同时微昂了脸颊儿，乌圆眸珠一转，絮絮地说着。说完了又回眸过去，望着秋枫很有趣地一笑。在这一笑的意思中，似乎向秋枫解释自己并非不肯行礼，因为彼此实在已很熟悉的了。若华这才理会到了，便“哦”了一声，抚着那女孩的纤手，笑道：

“对了，对了，我这人真也糊涂，玉因是在第三教室里，我竟忘了呢。你认识朱先生了，恐怕朱先生还未必认识你吧？我给你介绍，这是周先生的掌珠周玉人，朱先生你瞧见过了吗？”

“哦，原来是周先生的令爱……”

秋枫见了玉人进来，因为刚才在五十多个学生中，对于玉人有了一个很深的印象，自然是认得的。不料若华却要给我们介绍，心中就感到有些儿奇怪。玉人不过是一个学生，若华是一个教员，怎么有这样亲热表示？虽然师生间的感情原有超过母女式或姐妹的，但对于一个新进来的先生，何至于到介绍认识的必要？后来直听到是周月亭的女儿时，心中这才恍然，这就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明眸不免又向玉人望了一眼。月亭、若华听秋枫的语气，似乎意犹未尽，在“原来是周先生令爱”的下面，至少还有一句什么话，但却没有说出来。若华这就忍不住笑问道：

“朱先生，怎么啦？你和玉人也早认识的吗？”

若华话还没有说完，握着嘴儿竟是先笑起来了。月亭觉得若华这话不免含有了意思，忍不住也微微笑了。秋枫当初倒不觉得，及至见月亭也笑，方才有些理会。大凡一个年轻的人，对于一个少女曾经存着这人倒美丽的心，最怕是外界的人取笑。虽然若华这一句话，原也没有十分明显的线索可找，但是秋枫却有些虚心病，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在这里就有两种原因：第一个，秋枫是还不曾娶妻子。不要说妻子，连一个知心的女朋友还没有。所以对于一个美丽的姑娘，不免是注意一些。第二个原因，是玉人虽然天真烂漫、娇憨无知，不过她那秋波盈盈的俏眼儿老向秋枫凝望，似乎有了无限的深情蜜意。因为自己确有这一种意思（不过这意思也并非包括爱上了她在内），所以愈加要避嫌疑。不料若华正因为秋枫的年纪轻，还没有爱人，让他置身在五十多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当中，自然难免有和谁发生了爱素作用，所以也愈加要和他开玩笑。

“哪里我和玉人早认识了？因为刚才我曾问级长是谁，她们说是

周玉人，我原不知道是周先生的掌珠。周先生真好福气，你的令爱真聪明得很！”

秋枫因为玉人说早认识了自己，此刻若华又问自己亦早认识玉人的吗，那显然是含有了意思，因为红晕了脸儿，连忙拿这些话来搭讪。不料若华听了，瞟她一眼。又笑着道：

“朱先生才来了半天还不到，就知道玉因是个聪明人，可见玉因的聪明是十足道地，一些儿也没有虚传的呢。”

“李先生，你好，你也和我开玩笑。谁不晓得我是一个笨人，你偏给我戴炭篓子，我不依，嗯，我不要……”

玉人听若华这样说，粉嫩的两颊上顿时盖上了一层红晕，一颗芳心也不知是喜悦抑是含羞，秋波偷瞟了秋枫一眼，便偎在若华的怀里缠绕着不依。秋枫见她娇憨地撒起娇来，那意态是更增加她的妩媚可爱，一时也微微地笑了。若华一面拍着她的身子，一面笑着说好话，玉人兀是不依。月亭笑道：

“这妮子，李先生待你太好了，你就缠绕不清。这么大了，还像孩子一般地淘气，朱先生瞧了不要笑话吗？”

玉人听妈妈这样说，方才罢了，回身向秋枫望了一眼，不料秋枫的明眸也正向自己凝望，齐巧成了一个四目相对，玉人难为情极了，忍不住很娇媚地对他嫣然一笑，便翻身奔出教室去了。秋枫经她这临去那秋波和甜笑，一时也不禁为之神往。

“玉因这孩子就真有趣，一举一动都令人感到可爱的。朱先生，你怎么知道玉因很聪明啊？”

若华待玉人奔出了教室，便对月亭笑嘻嘻地说着，说到后面两句，便又回过头来问秋枫。秋枫想不到她会向自己问出一个怎么来。其实自己说她一句聪明，原因为玉人是月亭的女儿，根本是普通得很的一句应酬话，不料你要当它一个问题，我自然不得不拿充分的理由来解答。便笑道：

“刚才我教完了课本，因为玉人是级长，所以先叫她讲读一遍给

大家听听，不但是读得流利，而且也讲得明白，这孩子不是很聪明吗？”

若华听他说完了，方才明白玉人和秋枫是已经很熟的了。月亭听秋枫说自己女儿聪明，那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满脸皱纹的笑容这就不曾平复过了。若华意欲和秋枫再说些笑话，谁知那上课的钟声早又敲起来了。若华只得把抽屉推进，自管到外面去了。

这一点钟秋枫并没有课程，他坐在自己的写字台旁的转椅上，把英文课本翻阅了两页，觉得十分无聊，遂又把书本合上，放过一旁。因为教室内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空气显然是相当沉寂。因为是静悄悄的缘故，连那壁上的一架钟走的声音，嘀嗒嘀嗒也是清晰得触耳。

一个人静坐的时候，往往容易想心事，秋枫自然也不能例外，心中不免暗自思忖，原来玉人就是月亭的女儿，这倒是想不到的。月亭有这样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儿，真也可说是幸福得很。这也奇怪，玉人对于我似乎有特别的好感，在她秋波脉脉含情之中，她像盈盈欲语的神气。难道在她一颗芳心里，早就有我这么一个人了吗？想到这里，又连摇了摇头，暗自骂道：该死，该死，你这人简直发了痴。玉人是一个天真的孩子，论她的年龄，至多也不过十四五岁，怎么你竟会想到这个上面去？再说她是学生，我是先生，名分差了一级，若闹出师生恋的事情，岂不要被人骂为教育界的败类吗？何况我是给其俊来代庖的，更应该要保持自己优美的品格才好。虽然自己的年龄确实到了需要异性慰藉的时期，不过也不能转念头到一个仅仅只有初见面的女孩子身上去，这对于月亭和自己的良心问题，都觉得说不过去。秋枫心中既然是这样地想着，于是他把这一件事情，便轻轻地丢过一旁去了。

坐在室中，既没有事干，又不想什么心事，那的确是一件苦闷的事情。回眸望着窗外的石阶上放着几盆秋海棠，在淡淡的秋阳笼映之下，那海棠的花朵，是更显出惹人怜爱的颜色。这是象征着一